

蕭一山著

經世社
叢書之七
非字館文存

文通書局發行

經世社叢書序

經世之名，始見莊子。齊物論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歷來注釋家均謂春秋編時代，經世爲經緯世事之典謨，先王紀錄時代以爲典謨，非孔子所作之春秋。此說實鑿，姑不具論。但春秋之作，實有如孟子所謂孔子竊取之義，即公羊家之所謂微言大義也。顧亭林曰：「孔子之刪述六經，即伊尹太公就民於水火之心，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謂之行事者，天下後世用以治人之書，將欲謂之空言而不可也。」故漢儒以通經致用爲先務，李二曲所謂：「吾儒之學，以經世爲宗。」其義實本諸此。是經世者，乃儒家學說之真諦。換言之，即吾國文化精義之所在也。古語政教合一，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本陳定齋語。）孟子謂春秋爲天子之事，孔子爲正道以戒後世，俾上之人以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太史公所謂春秋明是非，長於治人，乃禮義之大宗，有國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臣子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是春秋經世之義甚顯。顧一千年來，傳久而謬，一變訓詁，再變詞藝，而儒名存實亡矣。（本李二曲語。）清初諸儒，若顧，若黃，若王，若孫，若顏，若李，無一不以經世爲宗，而亭林尤爲不祧之祖。其言君子之爲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所著日知錄，謂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濟斯世於治古之隆，實即春秋撥亂反正之意。曾漁生述唐饒海之言，以經世之學

歸入義理，或東原阮氏則合詞章考據而為三論。然如「文周孔孟」之說，在莊馮之末，不可以此方體論者，會氏固以修己治人經緯萬彙之體以歸之，見（聖哲畫象記）。豈非經世學之微意乎？故曰：「古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見初論序）。朱九江以經世與義理考據詞章對舉而分為四目，則亦淺見者耳。魏叔子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通之，坐而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又曰：「經世之務，莫備於史。」是以經世為經世之學，義理考據詞章乃分科之用。合經世而談義理，則不免為空虛之學，舍經世而專考據，則不免貽詆訐之議。舍經世而專詞章，則不免為雕蟲之技，論近代之經世學者，會氏固不失為一承啓之人，世義理詞章，固無論矣，而考究歷代典章，不泥於繁縟補苴，古所謂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者，殊足以遠紹鄉魯，近接崑山矣。惟是會氏學者，不能窺見堂奧，但以事功之儀，涵養之深稱之，則其學亦名存實亡矣。嗚呼，近世言經世學者衆矣，孰知經世學之真諦哉？蓋經世之務，雖備於史，而不限於史，若以會氏之言釋之，則經世者，理學之薪傳，治人者，春秋之大法，經緯萬彙者，則極史學博約之能事，而其中又有一貫之實在。溯前代之因革，而衷之以仁義，雖百世可知也。其目標則為明道救世，其精神則為守先待後，舍我其誰？（會鴻生維崇顧亭林語）。是以知經世之學之難，初非淺聞浮燕之士所能剪髮於一二也。愚初學為政，繼專治史，願

引古以籌今，乃倡爲文史政治合用之說。創立學院，授顧季習行之精神，修孔孟治平之實學效。欲果未著，風氣聿興。自後同志漸多，組織學社，發行期刊，既六年矣，積累至數百萬言，顧隨時刊佈，事過境遷，未必能長留於天壤。而同志精心結撰之作，乃有聯合印行，垂諸永久之必要，因顏曰經世社叢書。其中門類雖廣，一以經世爲依歸，發古人之義蘊，求事理之根據，而以新民族哲學以貫之。儻能喚起民族精神，促進教育改革，則對於目前抗建之大業，或不無小補云爾。三十一年三月蕭一山序於經世社。

非宇館文存自序

歲月不居，馬齒加長，四十之年，忽焉已至。會逢倭寇之難，避墜鄞江，士衡歎逝，子美道憂；余何人斯，敢望前修！然懷舊恆篤於艱屯，擇道有賴乎俄頃，享敝帚以千金，什少作於小胥，十卷書成，乃爲序曰：嗚呼！余年強仕，而業不進，冀一簣以爲山，行百里而未半，若舉三十年間思想演進之跡，治學教人之要，傳寫身世，用勵來茲，或以通人之所諒許乎？余家世銅山，少受業於先君，讀四書，習一經，既入學校，每歸恆翻閱通鑑而好焉。年十九，由督轉北雍，得閱京師藏書，於清史尤致力，成書約五十餘萬言。受知於新會梁先生，介而教授清華，與其朝夕，始窺學術藩籬。續成清史乾嘉道三朝事，約六十萬言。此後執教國立各大學，用力不憚，迄未綴青，至今思之，猶覺汗顏！年三十，以清史受知於奉化蔣公，飲以旅費，漫遊歐美，蒐集近代史料，亦成書三四種。國難以還，蒿目時艱，倡經世之學，恤救國之願；匡衡抗疏，非弋功名；劉向傳經，猶違心事。近時文字，略萃三義：於民族受病之癥結，則發爲哲學之新解；於革命前途之推闡，則演爲史觀之創說；於聖王治學之本源，則益信體用之兼備，而以中庸之道一貫之。十年間事，悉可覆按。蓋民族之不競，其來久矣，造成之緣，胥由文化學術之疎漏，古人義蘊，未能盡知，今世潮流，轉多歧向；論史而求其真，辯因革之原理，明道而循其緒，擬經綸之大法。官教參政，苦硬在喉，知我罪我，亦所不計。夫爲教而務因循，則人才從何培植；爲政而憚改革，則社會豈能振興！仲舒三策，未爲扞言；稼軒十論，不免杞憂。迨夫羯氛盡掃，神重光，旋歸故園，董理舊業，長爲太平之民，棲遲衡門之下，則士薨陳飯，納之敗簞，固所願也。此外論議考證序跋諸文，重災瘡梨，不遺功力，乃餘事耳。大雅鴻建，幸督教之！民國三十一年五月蕭一山識於三台草堂寺。

歷史之變遷與時代問題

非宇館文存 上册目錄

經世叢書序

自序

二平七年之回顧

「抗戰必勝」之歷史的解釋

抗戰建國紀念廳

戰時政府的我見

民族戰爭與「八一三」

外交政策與研究機關

所謂「何權協定」

自由與平等

向全國教育會議進一言

敬致西北教育界

改革教育芻議

清代之學風

一三三

一三八

一三二

一一八

一一一

一〇六

一五二

一五

一四四

一七

一〇四

一六六

一五二

一六

一〇

一三〇

一三八

非宇館文存

上册

目錄

非字館文集 上册 目錄

論正名	四七
論權責	五〇
民族的前途	五五
民族戰爭與歷史的教訓	五九
論近代中國民族革命	六三
民族革命的三階段	六九
再論民族革命的三階段	七四
中華民族問題	七九
中華民族之特質及復興之途徑	八四
由「汪」變談到民族自信力	九七
「解制任兆銘」	一〇二
由中國文化觀點談新生活運動	一〇六
民族衰弱的根源	一一一
建立新的民族哲學	一一八
再論新的民族哲學	一二二
新民族哲學的演進	一二八
歷史上幾個重要的問題	一三七

新民族哲學講錄

北平文史政治學院創辦宣言

北平文史政治學院緣起

北平文治中學被緣起

經世釋義

這一年

又一年了

經世第三年代

爲什麼出學術專號

經世第四年代

經世第五年代

經世社叢書序

經世學小釋

一四七

一四九

一五一

一五三

一五四

一五六

一六一

一六二

一六三

一六四

一六六

一六九

一七一

二十七年之回顧

中華民國的成立，到今天恰恰的二十七週年了。當此國慶的前夕，正我中華民族拚命奮鬥死裏求生的時候，敝人注全力以攻奪我們革命發源地的武漢——這是饒有歷史意義的名城，不僅爲我們的軍事經濟中心吧！我們瞻念前途，綢繆往跡，不禁有無窮的感慨！

中華民國是怎樣成立的？固然由於國父孫中山先生所手創，但孫先生自己曾說過，他的民族主義是「就吾先民所遺留者，發揮而光大之。」這些先民是誰？我們且不去管他。歷史告訴我們：他們——先民至少在二百餘年前就種下了革命的種子，有了革命集團的行動，只看明遺民的著述，多聞種族大義，天地玄黃的口號，標舉「反清復明」，就可以知道了。從顧亭林的齋上經營，鄭成功的海外正朔，以至於張念一，朱一貴，林爽文，胡秉耀，鍾體剛諸人的起義，都能證明這「一脈相傳」，源流未泯。等到洪大全洪秀全二人，才掀起了捲天的狂瀾，埋下了後代的因果。我們且不必怪洪秀全「數典忘祖」致革命大業，未能完成，但就太平天國的影響而論，也儘够作我們歷史的教訓了。

太平天國滅亡以後，清室雖號稱「中興」，但政權已轉移於漢人之手，其命運實不絕如縷。所以這個時候，排滿問題，業已不成問題，而成問題的則是革命與反革命的勢力互相激盪消長而已。其中又可以分做三個階段：第一是太平天國時代與所謂「中興名臣」的對立，在這一個時期中，號稱學者的羅曾左李等「不明春秋大義，日陷於以滿攻漢之策」，（中山先生語，以下多同，不再注。）結果革命勢力暫時消滅，反革命勢力遂奠定了基礎。第一是晚清末年的湘淮軍，以平亂之功，掌握着政府的大權，革命黨又因外力壓迫的關係，激動了民族自覺的觀念，漸漸抬頭，即漫全國，結果兩種勢力，互相結託，才把滿清的皇位推翻了。在這一個時期中，革命黨得

孫先生的領導，只爲了現代政黨的規模。——有三民主義，有革命方略——而淮軍以至新軍呢？傳李鴻章的衣鉢，把國家軍隊變成私人的軍隊，卒爲後來北洋系勢力的起源，以及軍閥獨地自雄的張本。第三是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互相掙奪，而革命勢力卒於勝利，建設統一之國民政府。在這一個時期中，內亂紛擾，簡直是千頭萬緒，大有「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之概，但我們要認清了潮流，抓着了「良心」，從頭看來，也還不難解釋，如此才可以談民國史。

中山先生真是天縱奇才，他受了先民的影響，以二十七年的努力——從己酉到辛亥——卒完成二百餘年屢起屢滅的復清運動，建造出一個中華民國。當時的人民，滿懷着一股朝氣，以爲一方面「濫觴二百六十餘年的恥辱，使國內諸民族，一切平等」；一方面「剷除四千餘年的專制，使民主政治，於以開始」。豈不是可以「日臻治理」，建設一個新的國家麼？誰知歷史的演變，並沒有如此簡單，而大難的來臨，也正方興未艾。黨人不曾充分瞭解中山生的主義和方略，把他所規定的革命進行的三時期——軍政，訓政，憲政——「置而不議，格而不行」，「由軍政」一躍而至憲政，絕不予革命政府以訓練人民之時間，又不予人民以養成自治能力之時間，於是流弊層出，「舊污末由滋滌，粉飾以爲新治」。甚至把中山先生放棄政權從事建設的遠大計劃，比作「大砲」，急進圖功，要「一把抓著政府的大權。本來大家都反對的「責任內閣制」，偏偏的規定在臨時約法裏面，想以總統的位置禍累袁世凱，而拿內閣總理來箝制他。袁世凱豈是一個傻瓜！他能安心作「英皇」「法總統」式的元首麼？所以雖唐紹儀爲袁氏的私人，不三月也就憤而辭職了，這是後來內爭的焦點之一——即府院衝突。再說要實行責任內閣制，必須先有對立的政黨，然後方能由多數黨操縱政權，可憐那時中國人民的知識太低，老百姓毫無政治常識，只得任聽一般官僚政客去充當代表，到了北京，有官可爭，還罷不結黨營私麼？所以小黨林立，多如雨後的春

節。實在說起來，除國民黨稍有政黨的規模外，大都是烏烟瘴氣，說作投機的買賣。就是國民黨也有不少投機份子攪雜進去，以致後來忽離忽合，釀出無限的糾紛。這是後來內爭的焦點之一——即護法之役。

由於前者，自唐紹儀的「理想內閣」以至熊希齡的第一次「人才內閣」，都不免不歡而散。只有祕書式的國務卿才能呆下去。袁死以後，黎段衝突，段乃免職，督軍團亂解兵作亂。國會解散，張勳復辟，一場風波，幾乎把民國斷送了。馮段衝突，造成直皖兩系的裂痕，段祺瑞雖利用安福系新國會把馮國璋擠掉，但歷年辛苦經營的邊防軍，却不值直系曹錕吳佩孚的倒戈一擊。徐世昌畢竟是北洋派的領袖，段祺瑞想抬舉他作傀儡，他表面「飲酒賦詩」，暗地「縱橫捭闔」，據說：直皖之戰，都是他玩的把戲。結果自己也不覺貽陷出新華門。

黎元洪雖一時被擁戴而復職，只不過爲曹錕作前驅，段祺瑞雖應各方的要求而執政，還不是愚昧馮的喜惡嗎？這時軍閥的本來面目，都已經顯露無遺，賄選可以成功，元帥不妨自號，還要假藉甚麼內閣國會呢？所以有人說：一部軍閥內平史，就是府院的衝突史，這話並不過分。可見政治制度不適合於國情，也足以影響人事的。

由於後者，中山先生雖不滿意「與革命方略相背馳之臨時約法」，但以約法爲「南北統一之條件」，袁世凱宣誓遵守，這是「服從民國的證據。」一旦毀棄約法，「已爲民國所必不容，故擁護約法，即所以擁護民國。」

六年之秋，中山先生率海軍艦隊南去廣州，國會則非常會議，舉先生爲大元帥，即以護法號令西南。照常理說，孫先生「具犧牲的精神，擁護約法，維持國會」，（係通電語）國會還能不擁護他麼？然而右派的政黨系即抱異心腸，暗中結納桂滇軍閥，聯絡北方直系，和益友系合起來把中山先生的大元帥取消，代之以七總裁制，推岑春煊爲首領。舉國大勢不佳，納款北方政府，自動的取消首席總裁。湊合徐世昌的「舊法新選」。這就是所謂「虛假統一」。及到炯明與曹錕回粵，把廣東全省佔定，並當國會議員也因受桂滇軍閥的壓迫，從雲南四川「洗劫贖

身」。

...

...

...

...

...

...

...

「的國來，才知道了改組系路當。重舉中山先生爲非常大總統。陳炯明之叛，中山先生在軍艦上發苦澀歎息，可惜北伐之師，半途而廢！議員們因爲黎之復位，自動召集，也就投奔到北京作「豬仔」去了。所以中山先生說：「國會份子，良莠不齊，黨猶同器，政府患國會尊重，非刻以暴力，視爲魚肉，即濟以詐術，弄爲傀儡，政治鮮清明之望，國家無鞏固之時，且大亂是作，不可收拾」。可見人民的自治能力尚未養成，政黨政治是玩不得的。

以上述的兩端來觀察國民政府統一的國民史，大約可以思過半了。總而言之，十餘年間的內亂擾攘，人民日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都是反革命勢力的軍閥政客在那裏作祟。然而軍閥也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從李鴻章「腳跟下盤旋」（會國藩語）的淮軍，到袁世凱段祺瑞馮國璋徐世昌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等的北洋系，經六十年的培植，業已根深蒂固，豈是一下子可以拔除去的？他們的傳統思想：只是繼承專制時代的遺毒，不惜犧牲國家與民衆的利益，以保持自己的地位，甚至於「帝制自爲」。而他們所依靠以爲生的，却是列強的帝國主義。中山先生是最懂得歷史和社會進化原理的，他始終有一貫的方略，革命目的「在造成獨立自由之國家」，因社會的病根未除，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必須把國民經濟教育建設起來，從社會根本改造——就是喚起民衆，才能肅清反革命的勢力。可惜當時黨人不明瞭這一點，妄想以幾百個政客來和帝國主義那翼的軍閥搏鬥，不僅未得效果，反令人「謂民主之制，不適宜於中國，執以爲黨人詬病」了。十二年以後，中山先生知道黨的組織不健全，不能發揮主義，黨的軍隊無訓練，不能推行方略，於是改組國民黨，創設黃埔軍校，雖他以階愛和平，力疾北上，和北京政府商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時候而逝世了，可是他所遺留下來的「黨」和「軍」，終究以主義宣傳貫通到民間，才將士餘紀禍國殃民的軍閥打倒。

可惜國民政府統一以後，這教尚未推行，而「黨」與「軍」又致分裂。十六年的清黨運動，十九年的馮閻之役，都是國民革命運動中絕大的創痕。至於福州之變，和兩廣事件，也不過是餘波，是非姑不具論，我們可以拿中山先生的話來歸結一句：「此不行革命方略之過也」。幸而帝國主義最後的兇手——日本，給我們連戰幾下警鐘，才把我們震醒了。九一八以後——尤其是去年抗戰以來，我們全民團結一心，與強敵奮戰，爭取最後的命運。假如我們不再執成見以誤國，蹈歷史上的覆轍，努力邁進，滌蕩瑕污，則民族解放，獨立自由，就在目前。因為歷史已經替我們排好了趨勢，速之從清初的先民，近之從創國的總理，逐步推進，遇難益堅，革命之目的，總歸要達到的。

一年一度的雙十節，有幾人曾經真的紀念過？今年應該不同於往年了！我們倘一翻閱近代革命史，和二十七年的內爭史，然後閉目想想現在前線苦戰的將士，正以血肉爲我們築成「新的長城」，能不涕淚交流，愧與奮併？歷史給予我們的教訓，應當深切的猛省，無負先烈！無忝國民！（二十七年十月九日電聲時事新報）

「抗戰必勝」之歷史的解釋

中國是五千年的文明國，擁有廣大的土地與人口，以往在歷史上也曾有極優越的兵力，和最光榮的史實；何以近百年以來，處處受帝國主義者的蹂躪和束縛，一直到現在，還不能自拔呢？從去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開始，行將一年，雖軍事上尚未有獲得勝利的捷音，但「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口號，已普遍的爲一般民衆所信仰。這不是空話，而是事實，——是歷史告訴我們的。爲什麼？科學的歷史家對於每一件事情，要按因

海峽後的農業國，有著豐富的地產，可供原料的需給，有著衆多的人口，可促廣大的市場，於是造成被侵略的歷史。鴉片之戰，西洋人的炮火，隨着數百萬人之後，打破了中國的藩籬，我們的文化經濟社會政治總跟着帝國主義的經濟發展而演進，跟着他們自身內在的起伏而波動，完全失却自主的能力。這時我們的文化指導者，又有目迷智昏不知所以指導之勢，實際政治家只知應付環境，成就事實，也有屈膝見肘之慨。所以弄得五花八門，四分五裂，拿一枝一節去對付世界的狂潮，帝國主義的強盜，如何能有效果？幸而我們的民族革命領導者——孫先生具有超人的巨眼，知道中國要從帝國主義者手中掙扎出來，必須先將舊的對象打倒，然後統一思慮，集中力量，聯絡與國，共同奮鬥，因此創立一種主義，劃定三期方略，讓國人依照着這方向去努力，自然可以達到自由平等的新中國。最後：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的束縛，尚未解除，東亞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又來臨了。從台灣五三慘案以至甲午庚子之戰，中國雖吃了大虧，但日本不過是帝國主義者大羣中之一員，二十一條的提出，和濟南五三慘案，雖有特殊利益的企圖，也不過是趁火打劫而已，實際上，仍不能超出一機會均等之原則也。中國在一門戶開放與「共保領土完整」之口號下，雖然苟延了數千年的殘喘，但殘喘止於殘喘，圓循的中國被貽誤了。二十餘年的民主共和，未能發揮力量，給敵人以強取豪奪的機會。九一八事變以後，才接二連三的發出警鐘，中國人真的覺醒了。我們的民族革命領袖——蔣先生具有優越的天才，和預定的步驟，一方面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一方面和帝國主義者周旋而埋頭苦幹，以期達到「和平奮鬥救中國」的遺志。不料日本強盜，揭穿了歐美列強包圍內在的面具，步步壓迫，打破了均等的局面，想一口吞下中國吞下去。當此生死存亡關頭，我們只有兩條路：（一）投降即亡國。（二）生不如死。（三）抗戰即建國。（四）死裏求生。試問中國近代民族革命一貫的目的何在？我們總領袖和全體民衆，不能不怒視了。這怒視不是輕狂的，而是自然的，是歷史自然的趨勢。

爲什麼？因爲我們的民族運動，在二百餘年以前就開始了，其中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在第一個階段裏，我們的革命的對象有兩個——清廷和列強——案已打倒了一個。在第二個階段裏，我們革命的對象，也有兩個，——列強和日本——畢竟解決了一年。（列強以英德法俄四國爲最甚，俄德革命後，武力侵略的迷夢沒有了；英法因資本主義日趨末路，漸漸的也要鬆手。）在第三個階段裏，民族革命的對象，只有一個強暴的日本了。按照歷史漸變的法則，只要不再有新的對象，這一個舊對象，必然是在次一階段中消滅的。其方式大概如下：

（1）對象甲（清廷）——對象乙（列強）

（2）對象乙（列強）——對象丙（日本）

（3）對象丙（日本）——消滅（另開新局）

這並不是算命演卦，正是「周因夏禮，損益可知」的歷史漸變的法則。一個制度是如此，一個事變也是如此。拿事實來說明吧：清帝國主義的武力侵略，宰制了中國垂二百六十餘年，但結果被我們少數的智識份子和下層社會完全消滅了。列強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來勢凶猛，但結果因他們內部的種種變化而發生了均勢，我們的目標認清楚了，民族自覺的義和團之變給他們一個嚴重的打擊，於是均由均勢而保全，由保全而漸漸的解放了。從華盛頓會議與關稅自主都可以證明這些事實。（日本在開頭就想變實質下，（英法聯軍的時候，日本諸侯島津齊彬就想佔據福建，同治時的台灣之役，就算是嘗試，只因歐洲列強的勢力大，日本才步武列國之後，從東三省廣大的富源入手。）現在更加緊了武力侵略的迷夢，請問他有多大力量，可以將歷史的事實倒轉來演？盛衰循環的例予且不用說，以我們一部分的力量來對付世界列強，尚不至於亡國，難道一個小小的日本，就能把我們整個的吞下去？他的外交陷於孤立的地位，我們是「得道多助，」他們的力量是分散的，（要防備俄美）而我們則形成數

千年絕無僅有的大一統的局面。現在再就力量來演出一個對比的方式：

(1) 對象二——革命力量——結果對象一

(2) 對象二——革命力量一，五——結果對象·五

(3) 對象一——革命力量二——結果對象全消

(外力的援助和內部的統一)

我想敵人的砲火，不能摧抑我們抗戰的勇氣，——因為三百年來民族革命是一貫的運動而從未屈服，只能爲我們作驅除掃蕩的工作。我們要趁此擴清舊污，完成民族革命的大業，此抗戰建國必由之途徑也。要不然的話，歷史豈不是和我們的民族開玩笑麼？最後我引一件歷史偶合的事實來告訴讀者：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法國被德國打败了，四十三年後，歐戰開始，法國戰勝了德國。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中國被日本打败了，到去年（一九三七）全面抗戰開始，恰恰的也是四十三年。（廿七年七月中央週刊）

抗戰建國紀念感言

神聖的對日抗戰，自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午夜在北平蘆溝橋揭開了序幕，到今天整整的一週年了。在這一年中，敵寇佔了我們北方的冀、察、綏、晉、魯，諸省及河南之半，南方的皖、浙、皖、諸省之大半及福建一隅，沿海沿江的省份，差不多蹂躪完了。將士的傷亡和人民生活財產的損失，不可以數字計。政府定「七七」爲抗戰建國紀念日，一方面要追悼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一方面要振奮人民「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意志。